

朱逢寅与他的两个得意门生

朱家峪一代名师朱逢寅,自幼聪颖好学。光绪年间,他屡试屡第,由秀才考至廪生、贡生。中年后设家塾,从事桑梓教育,刘元亮、刘中度为其得意门生。

□翟伯成

奉天总兵刘中度

刘中度,生于道光二十六年丙午,卒年不详,章丘官庄街道办三赵庄(刘家赵庄)人。此人幼年聪慧,母亲为了给他选择一个好老师,经多方调查对比,最后择定了朱逢寅。

传说,刘中度的母亲当时为了测验一下朱逢寅的智慧与修养,开始几天都是给老师做“大葱炒豆腐”同样一个小菜。回来便问儿子:“先生吃饭如何?”儿子答道:“第一天为先生端菜,先生满脸笑容。第二天为先生端菜,先生还是满脸笑容。第三天先生只笑没吱声。以后每次给先生端菜,发现先生的小桌上多了一块砖。先生就让把菜放到砖上,仍然微笑。”刘母道:“你的先生被母亲选中了。你一定要好好跟先生读书学习。”儿子不解。母亲又道:“朱先生不但是一位智者,而且是一位有修养有德性的人。先生一连几天都让你把菜放到砖头上,是‘砖(专)吃豆腐’之意。虽然不满但仍然微笑,不言行于色,乃有涵养。所以,儿子要好好跟着朱先生读书学习。”刘中度果然不负母亲所望,走出朱家峪以后,25岁中学,33岁中进士并步入官场,官至广平府知

府,奉天(沈阳)总兵。他亲笔撰写的仕宦履历至今仍保留在刘氏后人手中。文曰:

三品街广平府知府刘中度谨禀呈,今陈:卑府现年六十一岁,系山东济南府章丘县人。由附生中式同治九年(1870年)庚午科补行丁卯科本省乡试举人;光绪三年丁丑科进士,钦点主事,签分户部,是年六月到部,七月告假回籍,九月在籍丁父忧。六年十月起复到部,奉充江南司帮主稿行走,施充江南司正主稿行走。九年十一月学习期满,奉旨调福建司正主稿行走,兼捐纳房行走,钱法堂帮办主事,八旗现审处正蓝旗管股,旋调河南司正主稿,兼北档房总办、八旗现审处总办、捐纳房帮办、饭银处帮办、钱法堂主事。十四年十二月由钱法堂主事,因宝泉局规复制钱添齐罐座,蒙本部堂官奏保四品衔。二十一年七月补授湖广司主事,九月升授山西司员外郎。二十三年十月升授福建司郎中。二十四年九月俸满,截取保送繁缺知府,十二月初三日引见奉旨照例用钦此,初七日蒙召见一次。二十六年京察一等。二十七年四月简放户部坐粮厅监督。二十八年正月因办理海运出力,蒙仓场部堂刘荣奏保三品衔,十一月在任闻讣丁母忧。三十一年三月起复到部,奏准奉充河南司额外正主稿,兼云南司



刘中度故居。

额外正主稿、北档房总办、管理银库,七月初七日补授贵州司郎中,二十五日铨选广平府知府,二十八日验看,八月初六日引见奉旨著准其补授钦此,初八日谢恩,十一日蒙召见一次,二十八日领凭,十一月初一日到省缴凭。三十二年正月初八日蒙藩司札委饬,赴新任,二十六日接印任事。须致履历者。

翰林院编修主持刘元亮

朱逢寅的另一个得意门生是刘元亮。刘元亮是章丘温家庄人,在跟随朱逢寅读书时,也有一个师生二人联对的佳话:某夜

晚,师生二人遥望胡山,老师信口道“胡峰顶上挂古月”,学生看了看老师,随即吟出下联“峪壑底下潜山谷”。朱逢寅听罢,对小年纪的刘元亮的才学惊讶不已,暗道:“日后必成大器!”刘元亮也不负老师所望,中进士之后,又任翰林院编修主持。

有一年,刘元亮出公差路过章丘,便去看望老师,轿至朱家峪圩子墙礼门外,下轿更衣,脱掉官袍,换成青衣小帽便装,一人步行进庄。早有村民飞步告知朱逢寅。朱逢寅便披了一件大褂,出家门来至村中关帝庙前,蹲坐马扎,斜倚土墙,晒太阳,眯眼佯睡。刘元亮至家中未见到

恩师,便寻至关帝庙前。见恩师“睡意”正浓,就恭立一旁,等待恩师醒来。朱逢寅见学生如此尊重自己,也不便再“睡”,睁眼“醒”来,给后人留下了一段佳话。

刘元亮致仕后,回家乡从事教育事业,是当时远近有名的教育家,章丘诸多名人如辛铸九等皆为其门生。

由于朱逢寅培养出了一文一武的进士学生,又精通四书五经,对集儒家之大成者朱熹的学说也颇有研究,至光绪庚寅岁(公元1890年)被皇帝钦命为“明经进士”,由山东布政使赠镡金匾额,悬挂于其宅门上,着实光宗耀祖了一番。

丁香花开

□田茂国

春天来了,院子里的紫丁香却没有发芽。

我疑惑,仔细检查了树干,并没有虫害的痕迹。母亲看到我围着丁香树纳闷,走到院子里说:挺好的树,不知咋的就死了。这棵丁香树是母亲种下的,多年下来树干已有胳膊粗细一人来高,花季来临,整个树冠像一把紫色的伞,满院子飘香。母亲为什么喜欢这五月盛开的紫丁香,我不知道,也没有问。

我出生在五月,是母亲养育的六个孩子当中唯一的男孩,这也更加突出了母亲重男轻女的思想,母亲对我疼爱有加。这不能怪母亲,重男轻女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老人的思想问题,在农村,男孩的优势远远大于女孩。母亲是深有体会的。母亲兄妹五人,只有舅舅一个男孩,在过去艰苦的岁月,历经闯关东的艰难,深深体会到男人的优势。而喜欢男孩的母亲,在婚后却连续生了四个女孩,我作为唯一的男孩,排在第五翻然来迟。对于母亲来说,不产生重男轻女的思想,是万万不能的。

父亲常年在外工作,母亲在家领着我们姐弟六人生活。人人都说不能重男轻女,但在繁重的农活面前,不得不承认男人的强壮表现出极大的优势,推车担担,耕种播撒,哪一样不是男人劳作?上世纪八十年代前,生产队集体劳动,男女分工明确,却也不愁耕种。土地改革后,改变为一家一户单干的劳作方式,农活的繁重突然增加了,我只有十五岁,农活对我来说一窍不通。那个时候,还是较为原始的耕牛耕地、人拉播种,对于一个没有男劳力的家庭来说是何等艰难,求人是

次要的,关键是抢收抢种的时候,谁又顾得了谁?

我们逐渐地长大了,而姐姐们也一个个出嫁了,家里繁重的农活并没有随着我们的长大而减轻多少。比较之下,与母亲年龄相仿、生育儿子多的街坊,优越感明显地凸显出来。她们有的已经不再从事农活,放手给儿子儿媳,只在家做做饭、含饴弄孙。我作为家中唯一的儿子,长大了也没能减轻母亲的负担,而是和父亲一样跳出了农门。当然,这是母亲殷切期望的,她不希望儿子长大后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。

母亲就这样长年累月地劳作,落下了一身的病痛,日子刚刚好转,却又要忍受病痛的折磨。当最小的姐姐也出嫁了,我劝母亲把那块承包地送出去。母亲终于可以闲下来,与退休的父亲在家侍弄花草。不记得是哪一年种下的这棵紫丁香,初时,我并没有留意它的存在,直到有一年回家,走进长长的胡同,闻到一股浓郁的花香飘过,走进家门,一袭紫色的树冠馥郁芬芳,满树的蜜蜂嗡嗡飞舞。母亲的腿不好,拿了板凳坐在院子里,静静地守着儿孙围着紫丁香说笑,看着花儿争艳,听着蜜蜂喧闹。那一刻,母亲是幸福的。

转眼又是一年。一天,母亲打来电话说:丁香花要开了。我满口答应,周末一定回去看丁香。母亲说:别忘了带照相机。我知道,母亲喜欢那一刻的温馨,那一刻的儿女团聚,那一刻的欢笑。孩生日,娘苦日。生日那天,我买了很多的礼物回到家里。母亲又拿出板凳坐在那里,看着我们,看着她养育的儿孙。我拍了很多照片,我想永远留住那一刻,为母亲,也为自己。就这样年复一年,每年都会



陪母亲度过一个充满花香的日子。

前年,紫丁香没有发芽。看着病重的母亲,我心有不祥,母亲说:把这枯枝砍了吧。我没有砍,而是浇了一桶水,我希望来年能有奇迹发生,也许它会发芽。那一年,母亲终没有熬过寒冷的冬季。

又是春天,我赶回家里,院子里没有了紫丁香,也没有了母亲。我懊恼地把院子里的杂草腐叶通通扫了出去,在覆草之下,紫丁香的根部又发出了嫩芽。

我盼望着嫩芽快快长大。母亲,我愿为您年年复制那一刻!

春雨,你在那里

□高东安

春天里没有雨,焦急的种田人心急如焚。已是谷雨时节,早魔仍在无情地摧残着世间万物生灵,狰狞的流感病毒也趁机肆虐蔓延。每当干热风疯狂地扬起漫天沙尘时,天地间灰蒙蒙一片混沌,惹人烦躁,叫人寝食难安——我的天啊,雨在哪里?

我被这恼人的春旱折磨得要窒息,恍惚中,我独自奔向旷野。极目天际,我急切地搜寻着含雨脉脉的云团能奇迹般闪现,冥冥中,似乎耳畔已响起滚动在天边的三月惊雷。

渴望着,渴望着春雷定会惊醒天上那沉睡的皎皎相思河,让钟情的牛郎织女意外相会的盈盈泪水,化作暮春的潇潇雨洒落人间——哭吧,你们这对痴男怨女,在寂寞

的天河畔就尽情地放声大哭吧!

朦朦胧胧中,凉凉的晶莹雨帘已悬挂在我的眼前。难道我的祈祷真的显灵了?我禁不住一阵心悸,狂欢着张开双臂,踉踉跄跄跑到山冈上,放眼望去,远山与村落雾时迷蒙在无边的烟雨之中。此时此刻,泪水和着雨水模糊了我的双眼,是梦境还是幻觉,已经分辨不清。

天苍苍茫茫,地苍苍茫茫。日日思夜夜盼的甘霖终于滋润了我久旱干裂的心田。我忘情地在雨中仰天大笑,享受着一朵朵雨花在心头激起,倾听着若即若离的雷声伴随着沙沙的雨声共鸣,一时间整个身心彻底沉醉在雨幕里了。我不能醒来,也不敢醒来,害怕醒来会是一场梦。但愿春雨之梦感动上苍。

企盼风调雨顺五谷丰登。

麦地黄昏

□裴珊珊

说起来连她自己都不相信,在都市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见到麦田,青青的麦田。

时节尚早,麦田一片绿油油的,颇长的麦秆仿佛是摇摆在中风的纤纤玉手,颗颗并不饱满的麦穗昂首挺立,差不多有一拃长,她轻轻地抚摸着,流露出无限的怜爱。麦穗上那根根竖起的原来就是她想象中的麦芒,尖尖的,直直的,向上长着,强韧里带着几分倔强,轻巧中透出一丝俏皮,犹如森林里活泼的绿色精灵。清风拂过麦田,麦香沁人心脾。

按捺不住的欣喜和兴奋让她几度俯下身来将麦子揽入怀中,不自觉地闭上眼睛嗅淡淡的麦香。麦田边是弯弯曲曲的小径,宽不过一个手臂,形状各异的石头把自己歪歪扭扭地种在土里,陪伴麦子。她小心翼翼地

游走在麦田边缘,不住地提醒自己小心一点再小心一点,注意一下再注意一下,她是绝对不能容忍自己一个闪失踩到麦子的。那是多么可爱的麦子啊!它还那么青,那么嫩,那么叫人期待,谁能忍心践踏它呢?透过麦子,她似乎看见播种人弯腰弓背的身影,巨大的汗珠顺着黝黑的脸庞流下来,眼神热辣辣的,里面有一种渴望在燃烧。

麦田上空飞舞着叫不上名来的鸟儿,缥缈的歌声随风掠过耳际,不远处的农家亮起了点点灯光。夜幕,快要降临了。袅袅婷婷的春姑娘悄悄地推开了心灵的窗户,风儿吹吹,摇醒了麦田边那棵打盹的小草。心儿飞飞,温热了田径那块守卫的青石。

麦田青青,青青麦田,就像施了魔法的美丽天使,让她从此着了迷。是的,她要做一个稻草人,把心绑在麦田,日夜守望,成就以后那片金色的希冀。